

## 尤勇《破題》

2023.9.2 - 10.9

### 策展人文章

#### 破題：尤勇新作 2022-2023

陳丹青曾評價：「尤勇近乎全能，肖像、人體、風景、靜物、大尺寸、小件、布面、木板，他都畫。他也近乎全知，從埃及的法尤姆肖像到新世紀具象畫各路妙品，當然，包括中國的傳統美學，他都在眼，而且在心。」尤勇過往對於傳統和經典的迷戀，不斷地為自己的繪畫面貌標記着歷史座標，形成了他的視覺表達風格的多變和多元。雖然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歷史變革和社會變遷所承載的文化矛盾和社會焦慮，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他有着明晰篤定的主體意識和行動軌跡。這次展覽中，尤勇 2022-2023 年創作的一系列新作有着明確的轉向——向外突破了經典油畫語言的視覺邏輯，向內吸收轉換中國傳統繪畫的文脈和程式。在我視域中，這種轉向正是尤勇梳理自身繪畫語言和邏輯的破題之法。

對技術語言的天生敏感和駕輕就熟，讓寫生成為尤勇對當代社會進行觀察思考最直接、最有力的視覺工具。對他而言，畫得準從來不是什麼難題。今年暑期，尤勇在新疆創作了一批人物肖像如《望》《桃色》《玫瑰》等等，這批作品似乎並沒有按照他以往的繪畫慣性和語言邏輯來呈現。首先他在作品規格上給自己設置了難度，選擇了 120×50cm 和 80×30cm 的長尺幅，這在寫實肖像繪畫中並不常見，促使他重新考量整體構圖和空間層次。在畫面表現上，他放棄焦點透視的空間關係以及大尺度的視覺留白，更多地使用簡潔的色彩和平塗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舍棄了對人物質感和體積的刻畫、塑造，讓人物、背景和環境形成一個整體單純的平面空間。這次展出的四聯畫《新華南路 777 號》也是如此，多人聚會場景被鋪陳為一個流動性的平面空間。他不再糾結於空間關係的調配取舍，用渲染式的平塗替代了面面俱到的筆觸和刻畫，他有意識的給繪畫語言做減法，單純和直接的畫面反而更直擊人心魄。

面對不同的母題，尤勇似乎總有辦法找到他的切入點，將問題意識與個體經驗相連。《餐桌上的家》《聚眾獨處》《心猿意馬圖》等作品是他參加一檔繪畫綜藝的命題創作。在敘事策略上他選擇將日常生活儀式化和裝飾化，帶着對生活經驗的超越，用隱喻或象徵的手法進行暗示，給人一種陌生和疏離的視覺體驗與審美認知。《餐桌上的家》是用一種俯瞰式的構圖來描繪家庭晚餐，鋪滿大方桌的各色菜式，以及圍坐的六個人、三條狗和兩隻鸚鵡。但在這場家宴中，人與動物似乎比家人之間更為親近，藝術家不留痕跡的隱喻着一種當代家庭的困境。《聚眾獨處》描繪的是一場草地上的聚會，河畔公園裏微微泛起的水波、輕拂低垂的柳枝以及白色餐墊共同營造了一個愜意的氛圍，而參與聚會的七位男女卻各行其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彼此之間並沒有過多的交流。藝術家駕輕就熟將思考融入對現代生活的描繪之中，以一種冷靜的筆法反思當下的日常瞬間，提示了當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心猿意馬圖》中，尤勇充分發揮了他的繪畫才能，舞臺空間的營造和象徵隱喻的表現信手拈來，而傳統山水作為背景似有似無又給作品帶來一種超現實的意味。歷經



《望》 | 布面油畫  
120 x 50 cm | 2023

多年西方藝術傳統的沉澱，尤勇似乎意識到經由中國文本和歷史脈絡展開研究線索的重要性。雖然還是從「西方」的語法和前提出發，但尤勇主動把藝術座標往中國的繪畫傳統拉回了一些。我們回頭看他 2021 年創作的《寫生海錯圖》，還是寫生的辦法，但畫面的經營和作品的題簽，都有意的借鑑了繪畫長卷的形式。而在《法螺縱浪圖》中，從構圖、用筆、設色到氛圍營造，似乎都能看到南宋畫家馬遠的影子，這也是他用油畫材料表達水墨意境的一種嘗試。而這次展出的《林泉聽音》，則明顯雜糅了東西方藝術形式，結實的男人體與筆墨線條勾勒的林間溪流和山中亂石形成一種巨大的時空反差，形成了帶有超現實意味的風格化作品。可見尤勇並不是亦步亦趨地去認識傳統、臨摹傳統，而是希望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置於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整體當中去加以瞭解，並內化於自身的繪畫系統和語言表達。



《聚眾獨處》 | 布面油畫 | 180 x 320 cm | 2023

這些創作上的不斷嘗試，也為尤勇今年在終南山的寫生帶來了不小的改變。擺脫了傳統透視法的束縛後，他動態地觀察對象和歸納事物，找到了對景寫生（創作）的新邏輯，併為自己的語言表達找到一種更單純和符合內心的方式。這種方法顯然不由直接的視覺感受和感官認識主導，而主要藉助於藝術家的觀念引導和主動取捨。和之前的對景寫生相比，這批新作無論構圖、用筆、設色都有不小的調整，少了一些驚豔的筆觸、歡脫的色彩和一些炫技式的細節處理，取而代之的是整體的氛圍、單純的色調和簡約概括的細節。《石間溪流》《溪山》《溪石間》等作品中，以暗啞的青綠色調籠罩畫面，半抽象色塊組成的各種景緻在同一平面上形成相互交織的關係。尤勇不再追求目之所見的「真」，而是以移動的觀察和理解形諸於畫面，將對象進行提煉和歸納，從而表現出時空的縱深和連續。他將立體主義的藝術手法和中國傳統繪畫方式相結合，明暗、體積、光線的塑造讓位於流動的線條和不規則形體組成的線面堆積，形成移步換景的趣味和情調。就眼下而言，很難說尤勇的試驗走到了哪一階段，但我們從這批作品中能感受到一位年輕的藝術家不固步自封，敢於進行破題立論的決心和態度。



《溪石間·之一》 | 布面油畫 | 50 x 120 cm | 2023

記得和尤勇初識時的交談中，他篤定對古典技法和語言的執着。之後在他工作室見到他積累了近十年的各色作品，有來自歐美博物館的臨摹，有遍佈國內外的寫生創作，各種語言風格應接不暇。其中既有中世紀、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靜穆與神聖，也有演繹自由與激情的浪漫主義語言，穿插着現實主義的學院寫實，以及現代主義那種對生命力量與色彩的崇尚。倘若今天的尤勇沒有走出西方繪畫傳統這口深井，也許依然能很好地畫下去。但他今天的語言轉向，和對一些新老問題的重新思考，已然閃現出不一樣的火花。雖然說傳統資源的當代轉換，在時下的藝術界並非什麼新鮮事，但藝術家的創作不是空中樓閣，透過尤勇的創作邏輯和作品脈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藝術家思想的躍動的軌跡。記得徐冰曾談到藝術的判斷標準，好的藝術家可以把思想用一種藝術的方式給說出來，或者用他的行為方式給解釋出來。他能對舊有的藝術，從方法論上進行改造，並用藝術的方式提示出來，這是人類需要的，所以才構成了可輸出的價值，才能形成思想的交換鏈條。

湯宇

2023年8月